



盖 达 尔 著

少年鼓手的命运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少年鼓手的命运

(苏联) A·盖达尔 著

(原作未完, Л·索洛緬斯卡婭續完)

秘 佩 譯

А. ГАЙДАР

СУДЬБА БАРАБАНЩИКА

譯自苏联“电影艺术”杂志1955年第4期

内 容 說 明

这是苏联著名兒童文学作家盖达尔根据他的同名小說改編的电影剧本。内容描写一个名叫謝辽沙的少年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当謝辽沙在学校里剛被选为少先队鼓手的領队，就开始了不幸的生活，墮入一群間諜盜匪的手中，他們利用謝辽沙的純潔輕信和缺乏生活經驗，一步一步地把他誘入圈套。但是苏維埃社会和少先队对少年們所进行的教育，拯救了謝辽沙，使他终于認清了那个冒充他舅父的原来是一凶惡的敌人。整个故事是伴随着生活中的尖銳冲突而展开的。盖达尔令人信服地教导讀者怎样生活，怎样跟生活中的困难斗争。他告訴我們，人們應該竭力避免錯誤，随时保持警惕，即使偶然犯了錯誤，也会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

少年鼓手的命运

(苏联) А. 盖达尔 著
种 佩 譯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89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3 $\frac{3}{8}$ • 插頁 1 • 字數 79,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300 册 定价 (7) 0.32元

統一書号: 10061•60

人 物

謝辽沙①·巴塔朔夫——13岁，褐色的眼睛，柔和的椭圆形的面龐，輕柔的头髮，淡淡的眉毛。

彼得·亚历山大洛維奇·巴塔朔夫——謝辽沙的父亲，軍事工厂的工程师，过去当过工兵連长。寬闊的肩膀。头髮和兒子的一样柔軟。穿着軍上衣，系着軍人皮帶，脚穿皮靴。39—40岁。

瓦蓮吉娜——巴塔朔夫的妻子，年輕美貌，淡黃色的头髮。

尼古拉·普拉东諾維奇·波洛夫采夫——工 程 师，巴塔朔夫所在的那个工厂的厂长，也是巴塔朔夫在国内战争年代的战友。黑色的头髮已开始蒼白，眼睛有点象东方人。42—44岁。

尼娜——波洛夫采夫的女兒，寬面龐，黑眼睛，是一个性急的小姑娘，与謝辽沙同年。

維克多·別里亞耶夫——瓦蓮吉娜的第二个丈夫，全苏国防航空化学建設协会的教練員。身材匀称，具有運動員的仪态。29—30岁。

斯拉夫卡·格拉契科夫斯基——13岁。淡黃色的头髮。是一个沉静多思的孩子。靦腆的、嬌美的笑容里，流露着智慧。

巴維爾·謝苗諾維奇·格拉契科夫斯基——斯拉夫卡的父亲，軍事工程师，高个子，淡顏色的头髮。上身穿着軍装，領章上有三道錦紋。②

斯拉夫卡·格拉契科夫斯基的祖母——一位多嘴而善良的老太太。

“瓦西亞叔叔”——矮个子，身体粗壯。穿着方格西服，鮮黃色的皮鞋。

“雅科夫老头”——方脑袋，乱蓬蓬的头髮，圓圓的禿頂。麻臉，嘴角虛腫下垂。牛一般的眼睛，眼神呆滯，又似发怒。身穿綠色斜紋軍

① 謝辽沙是謝尔蓋的爱称。——譯者

② 中校帶的領章。——譯者

上衣。胸前佩戴着劳动红旗勋章。

“演員”——钩鼻子，背稍駝，年齡不詳。衣着虽力求风雅，但并不整潔。

尤尔卡·卡維亞金——一个吊兒郎当的小家伙，15—16岁。头戴方格布作的小便帽。穿着皮靴，褲脚管塞进靴筒里，剩下的一部分虛松下垂。細小的、狡猾的眼睛，修了边的眉毛。但圓圓的臉形，还似孩子。

扫院工人尼古拉伯伯——是一个心地善良上了年紀的人，但是他那兩道下垂的长眉毛使他显得严厉阴沉。

巴維尔·巴雷舍夫——少年先鋒队的輔導員。寬大的前額，圓臉，稍稍聳起的狀若惊奇的眉毛。是一个愉快的人。

瘋婆婆——个子很高，白髮蒼蒼。手拄一根精致的黑漆手杖。

瘋婆婆的兒子——消瘦，背稍駝，滿臉皺紋，长着略微捲曲的鬍子。39岁，但样子已象老头。

旧貨商——一个刁滑的老头，长着一对厉害的小眼睛。

軍事檢察員——高个子，瘦瘦的。

序幕中的人物

海軍少校——这是現在的謝辽沙·巴塔朔夫。已經30岁左右。寬肩，个子不高，滿臉風霜，长着一对愉快的褐色眼睛。頭髮向后梳攏，象他父亲的頭髮一样輕柔。

謝辽沙·巴塔朔夫的兒子——是一个淺色頭髮的小孩子，約5岁。长着兩只好奇的眼睛，眼距較寬。穿着短袖衬衣。

配 角

“皮孩子”——然尼亞、別嘉、沃洛嘉。外表与尤尔卡·卡維亞金相类似。

好心腸的老太太——謝辽沙·巴塔朔夫的邻人。

胖女人——格拉契科夫斯基的邻人。

矮胖子。

少先隊員們，院子里的孩子們、民警及其他一些人。

在片名未映之前傳來了進行曲的旋律。這是行軍進行曲。
响亮的疾速的鼓聲發出進行曲的急促的節奏。

片頭字幕映過之後，銀幕上出現了如下題詞：

這不是一個戰爭故事，但它所敘述的事情，其嚴酷與
驚險，並不下於戰爭本身。

接着，一隊少年先鋒隊員，占據整個銀幕，在面對着觀眾
行進。進行曲更加响亮，疾速的鼓聲也更加清晰了。

一面義勇軍的旗幟招展而過。我們看到紅旗上綉着的幾行
字：“共產主義萬歲！

Viva España Libre！^①

馬德里少年先鋒隊員們獻給莫斯科少年先鋒隊員們。”^②

嚴肅莊重的護旗與旗幟並列前進。

在他們中間，有一個精神飽滿，寬面龐、黑眼睛的女孩。
號手們走來了。

……現在出現在銀幕上的是一列愉快的鼓手，整齊，協
調。

他們一步一步前進……一直走向觀眾。

愈來愈近……

愈來愈近……

此時在鏡頭的焦點上只剩下一個鼓手。褐色的眼睛，淡淡
的眉毛。他迅速地邁着步子，兩個輕便的小鼓錘象下冰雹似地

① 西班牙文：自由的西班牙萬歲！——譯者

② 1937年春天，西班牙共和國的戰士代表團把馬德里和巴塞羅那的少先隊
員們的幾面旗幟帶來送給莫斯科的少先隊員們。

敲打着緊綳綳的鼓皮。有人隨着鼓手清晰打出來的進行曲的節奏說道：

“鼓手們在奏進行曲……”

鼓手的鼓槌向上一揮，停在空中。響亮的疾播的鼓聲驟然停止。

攝影機拉开了。我們看到一個愉快的鼓手的照片，立于桌上書籍之間。一個小孩子坐在一個海軍少校的膝上，正在伸手去取照片。

桌上照片的旁邊，擺着一個戰艦的模型和一些潛水艇、汽艇的小模型。還放有一頁學生用的練習本紙，上邊是用彩色鉛笔画的鮮艷的兒童圖畫：藍色的大海，金黃色的太陽和一艘戰艦，一面紅旗在艦上招展，各座炮塔上的大炮在一齊轟擊。圖畫的一角是一顆五角星在放射光輝。

海軍少校溫和地拉開兒子的兩隻小手，撫着他的淡色發亮的頭髮，使他依在自己身上，並從桌上拿起照片。

“鼓手們在奏進行曲……”他說道。“每一個中隊有着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恥辱，自己的榮譽。”

孩子抓住了照片。

“爸爸，這是你？”

“是我，孩子。”

“什麼時候照的？……很久了嗎？”

“很久了，”父親笑道。

“那時候還在打仗嗎？”

“那時候剛剛開始打仗，孩子。”

父親一面和孩子一起注視着鼓手的照片，一面沉思地說：

“這就是我的生活發生突然轉折的那一年……”

孩子看了父親一眼。他不懂父親講的是什麼意思。父親繼續講道：

“是的，發生了轉折。的確，誰知道會走到哪一步，如果……”

“如果什麼？爸爸！”孩子要求解釋。

“如果不是你爷爷給我唱了一些很好的軍歌，”海軍少校笑容滿面地对孩子說。

海軍少校抱住兒子，微微地在膝上搖着他，輕輕唱道：

在藍天與大地之間
云雀在旋轉飛翔……

“爸爸，”孩子插問道，“難道這是軍歌？”
父親沒有回答，狡黠地眯起眼睛，繼續往下唱。

我們聽到了同樣的歌曲。它輕輕地飄蕩在河面上。不過唱歌的已是另一個人。

寧靜的清晨籠罩着依斯特拉河的碧綠的上游。河岸時而險峻、陡峭，時而低矮、坦蕩。河灣里生長的白色的睡蓮，肅立不動。水面上漾起一個波浪向前奔去……與此同時，河上的歌聲也愈加嘹亮了。

唱這首歌的是一個寬肩、圓臉、身上穿着褪了色的軍上衣的人。輕柔的頭髮，孩子般地不经意地糾在一起，攏向後邊，鬢角上已經稀疏了。他坐在小船上，用力地搖着雙槳，將船從河灣划向河的銀色的急流中。（這是巴塔朔夫。）

船尾有一位身穿帆布短外衣的捕魚的人。深顏色的頭髮，寬面龐，細眼睛。後腦杓上戴着一頂寬邊帽。他和着划槳者的歌聲哼着，專心致意地解开長長的釣絲，把它投進水去，然後用一隻手給划槳者指示方向。（這是波洛夫采夫。）

水底有樹根爛草之類。釣魚鈎被絆住了。波洛夫采夫的臉上顯出不滿。

“工程师同志，請掌握好方向。”

“是，厂长同志，”巴塔朔夫笑道。

釣絲被解脫了，伸直了……軟木浮標勻整地漂在水面上，成一直綫。

船沿着綠蔭如蓋的河岸划行。柳絲垂向水面。巴塔朔夫唱道：

有人一想起我
就会暗自嘆息……

波洛夫采夫舒適地躺在船尾上。兩手枕在頭下。垂柳形成的綠色帷幕在他的頭上飄過。他沉思地低聲說道：

“這只歌瑪露霞唱得好……”他抬起頭問道：“彼得，過了多少年了？”

“四年了，”巴塔朔夫若有所思地說，“那年秋天謝辽沙才九歲……”

巴塔朔夫搖着雙槳，船在低垂在水面上的柳枝下邊行駛，然後，划向陽光傾照明亮炫目的河心。他改變了聲調說：

“尼古拉，你為什麼不大喜歡瓦蓮吉娜？”

“為什麼說我‘不大喜歡’？我覺得，我是經常懷着尊敬的心情……”

巴塔朔夫好象沒有注意到對方的回答，繼續說道：

“不該這樣。瓦麗姬^①這個人不錯，象親娘一樣關心謝辽沙。”

他又唱道：

有人一想起我

① 瓦麗姬是瓦蓮吉娜的愛稱。——譯者

就会暗自嘆息……

他搖動雙槳，水花濺起——于是船駛出畫面。

沿着斜坡，有兩雙小孩子的腳穿過未經刈割的深草往下奔跑。女孩子的腳上穿著短筒花襪和圓頭皮鞋，男孩子的腳上穿著球鞋。四只腳越跑越快。山坡愈來愈陡。現在山坡就要到頭了。下邊是一小塊草地……緊接著是陡而高的沙土河岸。岸邊上長著一棵松樹，松樹根懸在水面上。

一個深色頭髮的小女孩（在義勇軍旗幟下的護旗者之間我們曾見到過她，她便是尼娜·波洛夫采娃。）張著臂膀，瞪著眼睛，完全遏止不住自己的步子，急劇地沖下去。她竭力想停下來，但慣性使她無能為力地往下奔去。

“站住！站住！……你瘋了！”男孩子叫道。他跟在尼娜的後邊跑。（這是鼓手謝辽沙·巴塔朔夫。）

他完全看出，完全理解：尼娜不能自退，就要從陡岸上摔下去。

男孩子皺起他那淡淡的眉毛，緊閉嘴唇，從一邊向前沖去……他終於一只腳踏住松樹干，一把抓住了女孩子的手。

一束雛菊花飛下水去。土塊及圓石沿著陡峭的河岸滾下，掉進水里，浪花四濺……尼娜已處於河岸的邊沿上。滿臉是恐怖、驚慌不定的神色。她以飽含歉意的褐色眼睛望著男孩子，喘著氣，以斷斷續續的聲音不安地說：

“你瞧……他們倒還沒來……”

謝辽沙尚未鎮定。但他卻擺出昂然不在意的樣子，望著尼娜。

“真是個瘋姑娘。我說過，九點三十分才降旗。整整跑了一公里半……喏，還有二十分鐘。約定会面的時間是十二點鐘整！……慌慌張張跑什麼呢？”

尼娜：这个地方对嗎？

謝辽沙：你看见松树了嗎？（尼娜点了点头。）有没有鐘楼？（尼娜望见了隔岸的鐘楼。）还有咱们烧过篝火的地方……你看！

謝辽沙郑重地退到一边。在松树下边，我们看到一片圆形的烧过篝火发黑的地方，那里已经堆有升篝火用的各种东西。小树枝纵横交叉地整齐地堆放着。准备的有木片、桦树皮、松果等引火之物。旁边还有一堆棕色的干柴。

尼娜惊奇地、詫异地望着謝辽沙。其目光好象在問：这是誰弄的，是什么时候弄的？

謝辽沙（低下了头）：是我……昨天……

尼娜：在熄灯以后嗎？

謝辽沙低下了头，默示尼娜猜对了。

“你还想当西班牙队的鼓手呢！”尼娜以責备的口吻說。然后又生气地补充說：“那么为什么不叫我一一起来呢？！”

謝辽沙：巴維爾是值日輔導員，他要我“一只脚在这里，另外一只脚在那里。”①于是我就馬上跑来了。

尼娜：一只脚……三只脚……好，算了。

她笑了，打起旋轉，然后一下子伏在草地上，消失在未經刈割的芳草及野花的柔軟、发热的碧綠色的海里。雛菊花与玲瓏花在她的头的上方合攏在一起。

尼娜伏在那里伸手采着野花，編着花环。

“謝辽沙，”她請求道，“你講講鼓手以后怎样了。你已经看完了嗎？”

謝辽沙正在过去升篝火的地方堆架树枝。

① 原文“Одна нога здесь, а другая там”是个成語，意思是“馬上就去”。——譯者

“看完了。一本書全看完了……以后怎样？……以后他一下子从凶惡的祖母那里跑掉了，”謝辽沙一边講，一边在膝盖上折树枝，嘴唇紧閉，动作用力。树枝礚然的断裂声，加重着他的語气。“他加入了法国兵的队伍，那时候法国兵是革命的，单独同一切資产者作战。”

“就象現在西班牙的情况一样？对嗎，謝辽沙？”尼娜抬起头来問道。

謝辽沙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尼娜的話。他折完了树枝，来到尼娜的身边，繼續講故事。

“他在那里当上了鼓手。只是这个小鼓手被人怀疑为叛徒。这是因为胖子音乐家米朔造他的謠……”

“后来呢？！”尼娜催促謝辽沙快往下講。

“于是鼓手很生气，离开了队伍。而兵士和指揮官們也就完全認定他是个間諜。”

尼娜停止編結花环，看着謝辽沙，等他往下講。謝辽沙皺起眉头，心神貫注地說：

“然而在队伍的周圍，开始出現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一次在夜里，天是那么黑，哨兵連自己的刺刀尖都看不見，突然‘嗒—嗒—嗒—嗒！’吹起了警号……原来敌人已經潛入非常近的地方。沒有一个人知道是誰吹的警号，战斗过后，米朔从壕溝里爬出來說：‘警报是我发的’……他得了獎。”

“他这是撒謊！”尼娜抗議地嚷道。

“又有一次，”謝辽沙心神貫注地繼續說，“当队伍处于十分危急的境地的時候，在那誰也不敢自告奮勇爬上去的已被打坏了的礮堡的高高突出的了望楼上，突然出現了一面紅旗，并且点起了一盞灯。这是信号灯。表示求援……来了援軍！”謝辽沙得意地說，但又憤怒地补充道：“而可惡的音乐家米朔，从早晨起一直在礮堡的地下室里醉薰薰地躺在酒桶旁边，

又說信号灯是他点的……他得了獎，并且被提升为士官。”

“以后怎么样了？”

“以后……”謝辽沙臉上的表情頓然轉變。怒容消斂。含笑的臉上和眼睛里都露出惊喜的神色。“以后……咱們家的人来了！”他高叫着……并从陡岸上向河边跳下去。

“喂！爸一爸！”

从河上傳来了回答：

“喂！”

尼娜站在陡岸上，兩手合成筒形，放在嘴上叫道：

“爸一爸！……”

船向河岸划来。巴塔朔夫兩臂用力划着。波洛夫采夫站在船尾向孩子們打招呼。

尼娜攀着松树根从岸上往下爬……向下一跳，落到父亲的手臂上，攀住了父亲的脖子。

显然謝辽沙也想这样作，但他制止了自己，將手伸給父亲。巴塔朔夫滿面笑容，抓着謝辽沙的肩，紧紧地攬向自己怀里。

“你好，孩子！”

尼娜仍然由父亲抱着，兩条腿孩子般地摆动着。“爸爸！营里准我們整整一天的假来看你們。直到晚上！”

巴塔朔夫从船上往下卸东西。把繩子和一只桶遞給謝辽沙。將背囊背到肩上……大家沿着斜坡向上走去。

“爸爸，瓦蓮吉娜为什么沒来？”

“她不能来。”接着，显然是由于看到孩子臉上不愉快的表情，巴塔朔夫赶快补充道：“她非常想来……但是她們全苏国防航空化学建設协会要举行考試……她在埋头研究防毒面具，

各种氯化碳酸毒瓦斯、氯甲酸、三氯甲烷毒瓦斯、糜烂性毒瓦斯、路易氏毒气……”

波洛夫采夫和尼娜跟在他們的后面往上爬。

尼娜担心地問：

“爸爸，你沒有忘帶胡椒吧？……上次就沒有……沒有胡椒又怎么作魚湯呢！”

“我怎么会忘帶呢？”波洛夫采夫將尼娜放在地上。急忙用手在外衣的口袋里摸索。沒有摸着，有些慌張。摸到了！他洋洋得意地將一个小包交給尼娜。

“你自己就象胡椒！走，去料理吧！”波洛夫采夫將尼娜举起，放在松树根旁……

还是那株松树根旁。我們所熟悉的那个陡岸的边沿。但是在松树下边已經布置了一座有了人的野营。帳篷，篝火，篝火上边的鍋子正开着。已有許多木柴燒成了灰炭。尼娜垫了一条毛巾当圍裙，削起土豆来。

太阳落了。树林上方現出一片如火的晚霞，放射着珍珠母般的柔和的色彩。波洛夫采夫在篝火堆边忙得很起勁。他脱掉了帆布外衣，穿着麻布上身。胸前閃耀着劳动紅旗勳章。他蹲了下来，用树枝从篝火堆中撥出一小塊炭燼，撿到手掌里，这只手倒到那只手，手指挨着燙，在点燃烟斗……抽着了……他非常滿意……吐出一团团的烟，說道：

“快一点，女主人！現在彼得·亞历山大洛維奇和謝辽沙就要帶回魚来了，而我們什么还都沒作好。”

尼娜不答。她在深思地想着什么事情，低声問道：

“爸爸，如果一个人受到誣衊，人們是否有一天弄清事实真相？”

“事实总是要胜利的！……”波洛夫采夫满怀信心地说。
“誰受了誣衊？……誰誣衊他的？”

“是这样，一个当鼓手的小孩受了誣衊。胖子音乐家米朔誣衊他的。”

“你们营里的事？哪一个米朔？”

“不是，爸爸，不是我们那里的事。这事发生在法国……好象是在一千八百多年的哪一年……”

“可能是1871年？”

“可能……爸爸，这个米朔当然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对吧？……在西班牙，爸爸，法西斯分子要被打垮吧？”

“孩子，非常希望能把他们打垮，”波洛夫采夫回答道，接着站了起来。他挺直了身躯，向河上望了一望，然后很快提起桶和茶壶，递给尼娜，兴致勃勃地说道：“没关系，如果现在打不垮，以后会打垮。一定会打垮他们的。”

尼娜（举起一只手，兴高采烈地）：“走吧！”

波洛夫采夫（含笑但又严肃）：走吧。

于是，与尼娜一起向下跳去。

他们在水边上。波洛夫采夫将桶放在水里，水纹一圈圈地扩散开去。

波圈变大了，并且愈来愈急……从一落一起的船桨周围散开。

黄昏初临。小船船尾向前徐徐划动。谢辽沙在摇桨。巴塔朔夫将钓丝向船上收。小鱼在钓钩上活蹦乱跳，银光闪闪。巴塔朔夫将鱼取下，放入桶中。谢辽沙徐徐摇桨，船尾向前而进。他聚精会神地划着船，注视着那串浮标，但不时地看他的父亲，仿佛有什么事情想讲给他听……巴塔朔夫已完全明白，但一言不发地等待着。终于谢辽沙仿佛无意地、但又显然骄傲

地說：

“爸爸！我們中隊在降旗時受了表揚，可能獲得西班牙少年先鋒隊員們贈的紅旗……”

巴塔朔夫放下釣魚鉤，傾听着。謝辽沙略經停頓，繼續說道：

“看樣子，想讓我當領隊鼓手。”

“領隊？”巴塔朔夫立即又問了一聲。

謝辽沙臉紅了，不好意思地划着槳，然後直望着父親，不連貫地說：

“只不過……隊里的鼓手。”

“你們隊現在準備起什麼名字呢？”巴塔朔夫將釣魚器具嘩地一聲丟進船里，問道。

“叫作霍捷·羅德里戛斯。他是個機槍手。曾經跟代表團來過莫斯科，並且帶來了這面旗子……後來在馬德里城下犧牲了……爸爸！”謝辽沙持着雙槳，望了一下父親。“當什麼好——當兵呢還是當水兵？”

“水兵——同樣是兵，指揮官也是兵……鼓手也是兵！”巴塔朔夫笑着對孩子說。

謝辽沙的臉上露出驕傲與幸福。他將槳更高舉起，把身體傾向前邊，然後用力向後一仰……船擺動了一下，疾速地駛離畫面。

我們看到，船急速地轉折着，駛向河心。

兩位打魚的又在銀幕上出現。

“爸爸，再唱一個軍歌吧，”謝辽沙請求道。

“軍歌？好吧。你把槳放下來。”

巴塔朔夫在船尾後邊洗了手，掬起一捧水喝了下去，在兩個膝蓋上擦干了手，唱道：

一座座山峰
在黑夜裏熟睡。
靜靜的山谷
充滿清新的霧……

謝辽沙臉上現出惊奇的表情，之後，又微微含笑，因為他覺着，父親顯然在耍花招。但這支歌不壞，父親唱得又很好。謝辽沙繼續听下去……巴塔朔夫唱着，表情嚴肅：

道路不起灰塵
樹葉靜止不動
再忍耐一會兒——
你就能够休息……

歌声停止了。歌声的最后的回音飄蕩而去，輕輕地消失在河邊某處黑暗的矮樹叢里……謝辽沙的面部表情安靜而又嚴肅：

“爸爸，这支歌曲很好，但这并不是軍歌啊。”

“为什么不是軍歌？”巴塔朔夫皺起了眉頭，但在他那眯縫着的雙眼里，在他的嘴角上，含着善意的、狡黠的微笑。

“譬如，這是山。天已黃昏。隊伍在行進。他們已經疲倦了，走路已很困難。背上背着背包——六十磅重……還有步槍，子彈，——而在山崗上便是白匪。‘再忍耐一會兒，’指揮員說，‘趕到地方，打跑敵人，然後我們休息……誰能堅持到早晨，誰就勝利……’為什麼不是軍歌？甚至是一支不折不扣的軍歌！”停了一會。“喏，謝爾蓋，加把勁，往河岸划吧。”

“看見了火嗎？這是咱們的人，”巴塔朔夫稍微站起身來，向岸上望着，說道。

……於是，高高的河岸，好象正對着觀眾，向前移來，河